

孤

樹

裏

談

孫樹哀談卷之十

武宗上正德元年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

羅祥張興寺日夕近侍講論世事時

熟世務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晏子

上前言弘治開朝舊臣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如天下鎮守寺項內官皆司禮監官本用受大賄賂如不信

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

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

恩勝如司禮監要了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調地方

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

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依

治年間例奏討長苦運司官監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办

造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為戶部尚書司屬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等以名節相尚言於文曰今新政之初不可准鹽課織造於是執奏再上

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為如此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鹽夾帶私鹽沿路害人上曰內官固害人文官亦有不好的李夢陽遂草一疏言自古關臣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交至今言之可為痛心

英宗狎一王振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鞫問付之類醢戶部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京徐智內應內閣劉健等亦助之時王岳等亦為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殺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且發旨誅瑾等下獄李東陽與瑾有舊素敬東陽有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于瑾左右有

以王岳密奏告瑾者瑾亦遂至

御所俯伏哀號諫岳寺內外交通欲害我寺 上以為无以事

瑾寺曰君待明日瑾寺遂不得見 天顏矣須今晚拏岳寺

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頷之瑾寺出傳 旨夜捕岳寺

係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煎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

官校巡察立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

巡察張永寺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

至臨清將王岳縊殺由是權歸瑾寺勢傾中外瑾寺先嘗奏

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至

形于劇戲 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寺三人自陳淮致仕

內李東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寺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

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

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于朝陽門外創造玄

直覓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之事為真適有進
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驗出以韓文不能防奸罷職為民
今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驛宿野店而歸還卒无所得適即
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公冊封回帶家小馳驅乘轎
副使姚祥赴任攬起人夫馳驅俱奏之捕下獄崔姚枷于西
長安門外張偉枷于通州張家灣公卿奏乞寬宥始仕充邊
衛軍自是內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付矣

双溪雜記

○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特仕顯達者河南
則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鏐湖廣則刘大夏王儼熊冲寺
健与文升寺雖同鄉而不阿比文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
委任欲添設兵條按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旨不佳後因
奏設九江兵條兵科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令文升回話認罪

許進為戶部侍郎同平。仙槓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明
城自守無功。罷進。賊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少弱。
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碍。准行。芳以為媿李鏊為鴻臚卿。年
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升薦劉宇。總制宣大軍務。時劉大
夏為兵部尚書。與文升。宇有隙。因

孝廟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崔貴。

上密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
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辭之得免。究東陽與大夏同時為庶
吉。極相厚。王儼與大夏姻親。然冲以廉著。由山東布政巡撫
延綏陞兵部侍郎。大夏拔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山東陞
戶部侍郎。父升時為吏部尚書。欲抑王儼。引進劉宇。不得。遂
一日兩廣巡撫缺。文升首薦冲。冲聞。徑造吏部。辭之。守后
門。吏不通。冲即。其吏于門外。後冲竟陞右都御史。巡撫兩

廣由是大夏東陽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
遂令致仕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
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
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搜李副使不壽卒自來居
內閣不黨比故旧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奉与程敏政
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七破常
格不次擢用寢成常比之風而不能迫知愧恂奉用真才实
李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
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交將起後李夢陽草疏
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
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
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
士平昔以文章氣取重于世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与東陽

交厚在名士之流。夢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違。夢陽之奏。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敢畧出商量。方全之策。皆氣却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因事係獄。罰米千石。輸二子皆罷官。夢陽亦不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刘瑾家人老妻者告曰。昔公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邪。瑾遂釋之。今致仕。乃贈以物。曰。後當復用東陽善。終贈太師謚。文正人之禍福。不測如此。垌○刘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百戶。邵琪已得。首瑾力拒。以為不可。卒于上前谷。大用所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于法。東廠太監丘聚。恠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瑋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

內琇自為旨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等白于劉瑾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御前言安有

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不知瑾遂加其攬納戶部戶部門外令姓其枷不得屈伸皆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琇罪河南鎮守太監廖堂奏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瑾令吏部尚書許進奏鎮守太監奉劾官非例瑾出旨禁之遂不行後瑾所譖并去進婦河南靈室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挾取財物深被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禍豈至正德五年而止哉 同上

○劉瑾入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騰寫府部寺衙門官稟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

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事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鏞疏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或辭陞賞則送內閣票旨內閣官事出已見稱美有曰尔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瑾既奪內閣韋李東陽外雋芳楊廷和皆瑾引川而東陽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為芳前為萬安所惡自翰林調除外任深恨之與南人相處如水炭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復舊章革時弊多陰助之自以內閣官听已用不復短之矣同上

○正德二年春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啓事楊廷和孝士刻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說話瑾与廷和共

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陸二人南京侍郎
是時南京无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陸之也忠謂廷和曰
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知必以我
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曰曰刘先生不足
我耶後瑾遂廷和而陳忠其賣友如此刘健謝廷既去李東
陽独引王鏊入閣焦芳為吏部尚書芳專在閣尚書入閣
自芳始時刘宇為兵部尚書北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刘
瑾元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瀛
儀必激吏同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字者瀛言于瑾必傳
旨今又補廷儀諸諛宇極及及婦之能學大悅廷儀能文奏
章皆事廷儀章之武卒改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為王考
皆廷儀立議改旧制因瀛通情于瑾上傳旨罷南京戶部尚
書秦民悅以廷相代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于鏊

見任未有缺廷儀復謀于字托朱江求刘瑾取入閣許謝瑾
應許之下手勅取廷和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
儀以白金并金銀器二千兩托朱流陳于玄真覘瑾大悅納
之後焦芳老病致仕刘宇代之曹元与刘瑾親旧陞至兵部
尚書代宇李東陽楊廷和嘗与同事廷和感宇引薦恩故瑾
之敗廷和極力護之宇得保全廷和引明生侍郎斬貴入內
閣專管誥勅曹元去梁儲刘忠入閣忠去廷和欲以斬貴代
之 朝廷以礼部尚書曹宏代貴憾之後進諛斥罷宏仍以
貴代安楊廷和丁憂楊一清代一清貴致仕以蔣冕奸邪志合
正德間居內閣者東陽一清皆以文名廷和蔣冕奸邪志合
遂乱新政 同上

○正德三年刘瑾行事尤務嚴刻勅曰一百五十斤大枷上号
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盜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

安公主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
遲延示枷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夜氣惟恐獲罪給事中許
天錫郝夔因事皆去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
矯旨梏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
同上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董
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俱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肅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
肅州外為加峪關上外亦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
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白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府
其酋長管東夷內附肅州外捍遼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
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長之效順
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

罕馬天方國諸夷 朝旨往來自古恆有河西修飭武備
縻羗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盛
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
阿木郎與達賊野七克力引路擒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
土魯番衣服尅留土魯番土阿黑麻率眾來哈密刀裂死阿
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携婦土
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事符至彼上言遠夷不可
加兵來則厚撫叛則非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
圍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字刺并
悉陝巴培剋陰誘阿黑麻子直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哈密

陝已弃城走沙州直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来恐達賊
 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守哈密我歸本土无他意也鎮巡官
 差官舍蓋傑等同哈密都督奄克字刺馬亦慶仙過哈密
 撫諭夷甲仍令陝巴守國阿字刺等執迷不听欲真帖木兒
 守城奄克字刺等將阿字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方絕畏服蓋
 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
 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還願
 依奄克等刺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叢生變襲真帖木兒
 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即立食酒好
 色不行正事偏夷哈即欲訴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
 魯番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遣
 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与我段一萬將城与仙
 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

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上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
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州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陝
西蘭州衛人也与大孝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孝士楊廷和
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
才而澤尤鹵莽譎詐乃共為黨比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无
缺薦澤總督甘肅軍務詎曰番夷挾求賞格不可与差官經
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達賊請
勅都督奄克孛刺馬亦虎仙寺共守哈密又勅赤斤寺衛如
是番夷內侵併力扞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
復令彭澤總督且澤頭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恕撰
旨斥責尋外補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土
言治病者藥无二君奕棋者局无二師不宜並用二人總統
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寧諸路万

有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
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已成寇赤斤苦峪諸處殺
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為
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
使直造虜廷納幣二千銀酒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
都督四人奄克字利失拜烟谷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三
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寺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
者馬里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喻之曰忠順玉不得
城印与小段子兒甚麼稀罕哉奏 朝廷蟒衣膝闌織金
段紗羅銀器珍珠都發与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
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
奏阿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立哈密事停當行取
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蕪澄者真定人也澤為真定知府

時相善澤因托登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搃統戎旅
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
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滿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
憂去澤又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
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
肅監祭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
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溝壑之路要我以雜使之事
后来之變故无形非愚臣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
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
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馮亦虎仙寺尚在途未
到土魯番見速壇滿速兒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
雍奏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馮亦虎仙寺回外置停賞京
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正德十年閏四

月取回京馬亦虎仙等八月內到土魯番差頭自虎都六寫
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廿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
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傅諭虎
情送賞旄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里木等十二名驗
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
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七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
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
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
征寡謀印來以緝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朶思遣
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可令其送忠順王國密質留虎都六
寫亦火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書
火者他只可犯赤斤苦峪之特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

弄猶摸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
地問昆不能違亦思馬因寺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達
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刺火者寺來問
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罕未
肅州遺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徒監責打如箭射而
不得凌九疇以斬巴思寺為奸細搥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
牙木蘭未瓜州候斬巴寺不回遂直犯肅州愷兵官史繡
自甘州領兵未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
遊擊將軍芮寧恭將將存札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令
軍敗沒將存札幾不免攻破岩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
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
手擾亂都督失拜烟谷者進貢自京回九疇初亦遠出禦土
魯番即而疑其為變撫撻繫紉死又疑通事毛見寺通土魯

番皆於賊退後搥死斬已恩幸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大罵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係又以罵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与矢拜烟谷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惧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推奉土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文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非劾奏李昆非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樹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率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乞除其贓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泰
勅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同奏一无異詞兵部以彭澤李
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孝士
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囑付澤沮兵
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明隸知府段
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李子業入李應
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
托禮部尚書毛理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為大夫
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
王瓊曰納幣虜廷失信夷人致貽后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
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无一人为李昆庇者
上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開侍郎金獻民
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命

官于午門前獲審彭澤擅差馮亦虎仙等往土魯峯講和
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
喪師皆无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票言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調承差
因是憾兵部尚書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三月廿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今

上即位楊廷和草詔捕馮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黃臣趙春原
擬開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票旨以瓊為勾引奸夷科道劾
本原无勾引奸夷書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干夷
情關係重大不敢從逆和怒回詎法司乃以馮亦虎仙問結
後事入罪死秦徽連及馮亦虎仙等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友
受穿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馮亦虎仙罪同死之竟與瓊
无干御史楊乘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瓊係獄奉廷和旨

旨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票旨催取形澤其
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
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蕃因馮亦虎仙莽皆被殺聚夷兵
三萬余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寇掠以殺降為詞攻破堡
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皆錫廷和彭澤毛紀蔣冕結黨亂政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為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
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住御史曹嘉相
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
劾澤沮塞言路蔣冕毛紀黨廷和彭澤票旨謫曹嘉外任知
縣今喬宇外補于住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瑛者吮癩舐
痔小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詆詆之源
于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也暴白是非懇乞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票旨極是其說褒美廷和令速起視事廷和
蔣冕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奸彼謫公論終不容再假官
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閻闕與曹嘉史道
議相合不附已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篋劾史道曹嘉
閻闕危疑忠良交亂因是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西金縣丞
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閻闕已陞僉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
事中孟奇御史吳鑑等十九人相繼論救廷和票旨皆責之
時林史道閻闕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
三寵後宣府遊擊將軍斬英以贖敗御史郭輔劾兵部用人
徇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自
陳桂致仕廷和票旨稱疑誠恐人食米楊廷和因主事桂萼
論其為萼奸首乱大禮幸蒙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票旨罵

勅給駟人夫月米并廩一子世襲指揮將冕毛紀相繼去一如

廷和

恩典喬宇以附和廷和等亦罷免其後金獻民亦以交通邊師被劾去位其子檢討金臯以接授邊帥書簡降湖廣荊州府推官廷和子狀元楊慎因伏闕呼哭雲南克軍史道閻閔等嘉皆蒙

召還復其官天道好还其速如此 双溪雜記

○正德初賊闖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寺字為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今名雨叅議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七尤為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末世之令非后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寺字為名称者悉皆禁革前后共禁八字犯天字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字

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
字皆作黃字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宰謝表內閣自為之
中有管窺霄蓋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官托其事
瑾自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无天之罪其兆
于是乎瑾誅而禁歷近有詔人復其舊名矣 余冬

○劉東山時雍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实公同年焦閣
老芳為之公焦素死他焦特忌公名耳岑猛賂既行瑾集大
臣議欲寬公重辟諸大臣喘上不敢吐一語独都御史屠公
鏞曰刘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具不應瑾勃怒罵屠惡
語汝黨刘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刘
宇上素嫉公者乃署刘某輕議夷人迁徙与潘尚書俱發遠
戍瑾初擬廣西边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肅州公西行稿
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会独鄉人嚴仲宏贈詩和荅

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
孤客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
度劉郎今已還其事意如此公之謫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
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為識其事中州子之
云豈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為人今日
已有定論公死可无憾也已 余冬

○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
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糲草過爛者瑾票旨逮係
巡撫都御史管糧郎中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
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
賈困弊邊儲漸乏 双溪雜記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边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无此例命戶部尚書雇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

以天順前无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抚边方
都御史共盜内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
例边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
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
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
同寺边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米有以万計送者弘
治間戶部尚書葉琪与内閣徐溥同年最厚琪淮安人鹽商
皆其親識因与琪言商人赴边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
運司納糧價多而得易办之便琪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
運司關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边鹽價積
至一百余万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旧法也蓋洪武永樂以
來天下鹽課俱關中各边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
於近边轉運本色以待關中故边方粟豆无甚貴之時今

嚴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闌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边上納故无年例銀之送后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边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琪必受其禍矣 双溪雜記

○劉瑾既止各边送銀又禁商人報納边儲遂大賈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國初屯田齊奉故軍食自足后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齊奉屯田分遣胡汝砺楊武周東顏頤壽非往各边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边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边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至數百余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与都御史安惟李比較

卓犖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
主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 及溪雜記

○劉瑾用事專抑文臣右武官尤崇重內官瑾等數人皆封贈
父母為都督都指揮母為夫人造墳葬祭誥命祭文皆內閣
李東陽廷和等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此第一結黨亂
政大罪首自內閣奉行陝西清澗縣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
孝人郝亨援例乞祭葬瑾以為洪武禮制無此例遂下錦衣
衛獄問發充軍山東沂水縣李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
獄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脩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
奏坊官皆墜戕瑾以為壞 及溪雜記

祖宗制書安雜以新例廢其事悉追奪之惟東陽不奪又以翰
林官不諳事体悉調除南北部屬后瑾誅後修會典翰林官
皆復原職 及溪雜記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旧制又知天順間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御史俱取回惟边方及漕運都御史仍旧其余衙門添設官員悉革職不用其增減南北進士名數頗為符宜及取南京戶茶鹽引由契銅板赴北戶部掌最合旧制

○正德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下鎮守名諸政劉瑾從之內閣何瑾意擬勅增入由是中官陝募割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廖鐘剝取民財備餽餉輦送數十余万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鯨鯨數万後請勅北起直沽歷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等處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備事由送內閣寫勅書有不由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其真之勅并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為之使東陽寺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

不由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奉大明律結黨亂政去
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
后東陽李謚文正何所拗哉畢真后以通事王反逆凌遲處
死天之報惡亦不疎矣双溪雜記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
送銀二万兩瑾等分用皆借貸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
賠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双溪雜記

○戶科給事中徐昂揚州人以論救韓文亦罷斥為民人見瑾
等如此行事昂昂竟如何昂对曰予規瑾等非能以正道
相助者三五年以後互爭權見相屠戮矣后果如昂言双溪
雜記

孤樹哀談卷十

武宗下

○正德三四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偽黔國公檄書又作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瑾等為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者史騰馮于公生門外衛之瑾還卒得之捕吏下獄拷訊所從得之轉攀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核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无狄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夷狄也元者胡元也寓意于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道一帑帙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听处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余人復下獄追究竟无以得

○春徃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无言雹者昔宋紹

與十七年臨安雨雹太李屋瓦皆碎李官申朝廷修諱言雹
遂稱硬雨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余冬

○正德四年己巳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響馬
強賊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審杲于直定
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一摘盜由例御史出差不得
以家眷隨今差杲等令携家眷青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
與守備指揮石望會飲令人歌舞為樂瑾之還杲奏之傳旨
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
之法盜賊捕獲无虛日每械係盜賊入真定城用鼓以前導
金鼓之聲掠月不絕由是奸人无所容盜賊畏內官張忠姪
張茂為大盜黨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
七齊彥名輩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捕盜功陞杲與毅皆為都
御史仍專督捕盜 必溪雜記

○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龍恩復 召至暖閣叩頭畢

上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寺內有白
票粘於錄上者三午稽循所刻文字錯誤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休而恐不好看但与先生輩知
之耳臣東陽捧錄叩頭出至暖閣下外留宣票上少頃永令
內臣送至閣是年大率士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
事出院后即省慕已得情是日

陛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上疏乞休致蓋已有先入之說矣

燕中錄

○春徃使陝西見西安城上旧貯鉄砲曰震天雷者狀如合碗
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
鉄鐸盛藥以火點之砲空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護圍
半畝以上火點著鉄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

鐵塊故能遠斃人馬。邊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
磁燒者。用之強不若鉄之威。軍中鉄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
也。飛火鎗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為之不著。寧夏
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籍
上橫上鎗床。左右附稅俱孔。連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則為車
前脚行。則鉄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盛車近身為繩。倘
裝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裝。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与車
並車之取于戰陣。大抵防衝突耳。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終
○都民養女。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束裝以待外方之求。厚取
價。烏勃鴿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妾。膝媒乎。是以不謹累者
蓋往也。而有也。春所聞者。近日瑞川通判姜榮。妾豆氏。事豈
易得哉。豆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己巳。工部主事考察例調
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未攻城。姜儉俸付豆印。亟出集兵捍

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刀傷姜。姜哀救而免。因執亘上先蒸。賊印池水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亘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亘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婦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塢，御道旁，井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殯城南僧院。事聞。

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向嘗為喬侍，即妾高氏貞烈。賊今聞亘氏事，二人生處正同，豈易得哉。姜弃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且欽亘之死節，特為之地。又因緣功陞同知，而性素欠檢，且死才兩月，即屬嫖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令无情乃復有此。丈夫媿于女婦多矣。

餘文

○正德六年八月十日，流賊劉士齊彥名等肆亂北畿，方擁重

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臣東陽臣儲臣廷和至左順門內

上南面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遣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內可至臣東陽復奏曰聞賊在水套自陷危地似隸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难但恐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累失事机正坐此耳故今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賄料亦无害臣東陽對曰今須亟勅東兩諸將令嚴謹提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連地鄰境不許互相推調務在万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辦事臣東陽奏曰臣等敢不尽心但今盜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歷

聖慮俱合右罪

上曰只用心便是臣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但愿一朝廷寬罰嚴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臣東陽因復奏曰年衰多病累歲乞休未蒙矜免即今勉強供職實不堪勝少待事情寧帖當再陳乞耳臣廷和臣永奏曰今已愈矣

上復加慰諭因叩頭出是日有羊酒之賜云 燕對錄

○京師之南周安永清霸州文安年久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散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号为響馬賊正德間內安得道用事者劉壘陝西吳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覘

上遊幸之所及為繁泉所逼遂聚市拒捕瑾誅果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听其便宜

捕惟以平賊為功不僉首級妄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者名收安肅縣獄刻七等十余人却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鑿窟增至數千敞束手无策揚一清為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羨悉從所言之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今捕盜不關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命敞不取乞速罷黜張永素悅敞不能留令敞掌通政司事以何鑑代之一清卒巡抚大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俞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問閱中錫書生欲劾其疎化渤海盜事招抚解散張締結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許之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与供飲食若听抚待以

不死劉六等聞之乃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
園鬼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抚之劉六敬降劉七曰今
內臣主事馬老爹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
貴无捨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良輦載至京隨崔幸求赦不
得遂大四劫掠軍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
焚判馬都堂家房室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
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備下獄罪命斬後中錫死
獄中張締並爵開任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办乃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
掛平賊將軍印文總兵官所統兵万余亦未簡閱完本庸劣
銳已衰老而大用擁重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
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无算又失將軍印
駝馬游泰子隨銳冒功亦被杀適宣府遊擊將軍許太領兵

至林援銳僅以身免。罷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毛銳甘肅人。夷種也。彭澤為同鄉。素厚澤。後復起為兵部尚書。牽銳為統兵官。鎮守湖廣。時後生居言路者。不知銳前失律之事。惟御史張翰言銳老耄。彭澤不宜用。并言崔文奎老耄。喬宇不宜用。楊廷和惡之。即令宇外補。翰官宇在吏部。凡不附廷和者。悉外補。人稱之曰喬外補云。 雙溪雜記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元水。縵流。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遺明少遐。宴魏使崔劭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為之異矣。 余冬

○兵部尚書何鑑。見京軍屢失利。不能速平賊。奏令陸完帶領主事田蘭。手招募民兵。六擾地方。又奏調宣府遊擊許太。卻

永大同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入征內地而又令俱听受谷人
用陸完節制令二人居中於臨清駐札 當時以部伍行陣
之兵遂奔逸散走之賊而又率制于大用完之節制而不敢
專行是以賊起自正德六年至七年秋二年始底平定皆
東陽廷和何鑑等妹於徑國之理處置垂方之所致也正德
六七年間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擾亂南北直隸山東河
南等處地方聚眾數万然多擄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
騎射者不及千人因東陽等准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
首驅逐脇從良民与官軍對敵并奔所掠財帛奔逸而去
官軍爭斬官報以云取所奔財帛以故馴賊得逃走妄殺平
入報功以万計每一遇賊斬獲脇從人首級輒報捷音降勅
獎勵谷大用陸完得獎勅十余次而賊首无一獲者甚至賊
已过而官軍遇 平民亦殺之以報功也江彬过冀州入人

家杀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論陸完皆不問自出兵後賊攻破城池殺擄人民不可勝數皆不責問提兵者失律之罪金劓賊縱任但得脇從首級則輒紀其功後賊過江大掠吳楚之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城歸而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闇皆封其弟為伯陸完加太子少保一子為錦衣衛百戶其余崔勢所托素帶之人以首級命陸者十余人紀功御史皆陞京堂名爵之濫始于此

双溪雜記

○戶部侍郎許進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為兵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與劉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代芳為吏部尚書示公直不附瑾而實不与抗初進致仕時馬文昇為吏部尚書書陝西張綵為文選即中進子許誥為給事中劾劾綵文升力抹之不可已綵以病乞歸及瑾用事查京師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赴京听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

芳為侍郎相得芳公說是作郎中薦于瑾以為綵乃公之細
習藝有才可用念文選郎中刘永陞通政進已試調驗封其
中石確于文選疏已入而綵適到瑾欲復用綵說于進遂遣
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進虽用綵而心甚銜之進素兵史西
雍太相善太已致仕進欲起用之屢薦于瑾除南京操江都
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朱瀛每謀欲傾進以刘字代之蘇
間言于瑾曰詩尚書伴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太平者則
暴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抚宣府辱打恭
朝廷屢綬請不用今欺公奉用却又揚于外曰公因太同鄉
之非吏部本意瑾太怒立召綵入内詰問雍太貶謫未歷知
何不備入奏内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
然於是進為詐直票旨屢以欺罔斥之進惧遂乞屠

○刘瑾欲專權斥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於

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竟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竟直趨至

御前訴已无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置奉殿之谷火用寺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梁憾瑾会寧夏事變檄書首以誅瑾為名且曰非敢窺竊神器也甲奔永并楊一清徃征之未至為變者心慮獲永等至寧夏回謀于途必因此陷瑾既至京内外頌永功因張維張忠等共訴于上前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險謀不軌其形已甚宜早處之 上猶豫未決甲曰少遲我等皆為 齏粉

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甲功

上親至瑾宅近地現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对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

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友
遲死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永功李東隱
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為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歸功
于永等封張永兄富為伯弟容為伯魏彬弟美

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為平梁伯谷大用大理為永清伯封

子朱德為永壽伯各給勞世七承襲食祿一千石廕李東

楊廷和梁儲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啟

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啟

一子為錦衣百戶辭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

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

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空善魚菜四字為題

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點豎為句極工巧永大悅

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為困苦之應遂

必不以示人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亦不復傳劉瑾既誅重有旨云凡瑾所行查革改正而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尋已又于人垂都不查究重內賄入閣交亂官制如楊廷和者擢位如故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魏彬奏起李鑑復為工部尚書劉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朝致垂賞罰未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并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雙溪雜記

○初張綵為文選郎中每見瑾談論喜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刻禹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密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送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衛獄捶死少監李宣

侍郎張鷟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餉銀二萬饋于璿上收此
良于承運庫李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鷟以不知餉
良令致仕其余因饋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
言于璿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璿遂逐去之其他救
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戢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璿共謀事同事
者以為璿之踈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為宇腹心宇過吏
部調拜儀為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綵代宇廷儀不為
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
大臣必密謀于內閣官綵以為事在干璿內閣不得与每忽
之東陽等以為璿廢內閣舊共銜之及璿被係亦捕綵下都
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啓斬罪遇赦免死廷和等令
都察院改擬同劉瑾同反罪綵病死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
真謀反流其母妻子弟于嶺南不誅配綵為郎中時楊一清

嘗薦綵清曉。歸略堪任。巡抚边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楊一清致仕。若鎮江綵薦于瑾。起用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綵被誣。謀反。一清亦不能救。双溪雜記。

○正德十年。湖廣永州府道州致仕右都史熊繡。卒于家。時春為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勵庶寮。事切見綉存日。事毋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矣嫉惡。不要時譽。不爭近功。言无爽于属垣。行弗虧于頤影。田疇一守先業。未嘗少有所貽。俸祿頒及同宗。未嘗私有所入。其在官也。恒疏食以自劬。故巡抚之田。余廩人有羨。亦斥还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遠。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察。免已。鄉人嘗評其人。可謂白首持清節。終身无过。卒之士矣。或曰。士知礼法。孰不原清而熊綉之清。实过于清者也。人非无過。孰去无过。而熊繡之过。乃清而过者。

北柰何悠七蒼天意令子嗣紀子過繼復先六死遺孫藐
未底成立繡云亡遠迎聞知咸相悼惜巡撫御史秦金因
輿命為其奏請祭兼請贈謚該部覆奏已荷恩允彼地下
幽魂豈任感激臣生與熊繡鄰州旧嘗為其官屬于其人足
見知頗詳繡今事定蓋棺法應得謚九重日月實與照臨
所司无由當建白耳臣近聞熊綉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周
卿所選大理評事許愷皆云綉過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
人事向後就所知復若何臣竊恐彼死者名无人表章日
就湮沒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何之率其門生屬吏其
子孫俱曾請謚善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卹其家俱
蒙詔旨許縣繡之美况媿張戴彼二主事安能比擬臣用是
冒昧上言重為乞請伏望詢諸在廷如果臣言不誣斷自
宸衷嘉賜謚號仍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

孫其孫曰后若懼補廕讀書就行住給德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也薦善獲報理元或遺表清

節以厲庶寮揆之治本不為死補臣言雖近常義匪議私貴

下戶部奏与其過繼孫熊瑞月米一石至廕補日住給請內

閣謚莊簡云

余冬

○正德十一年江西有黑云紅云若相聞者久之分為兩城人
馬洵七若攻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城王守仁率兵攻之
震澤長語

○正德十一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臘天雨冰雹
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
賊以衆圍陽和向死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矣

錄冬

○江西寧王宸濠貪殘僭位而以文行自飾正德二年知政歸

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已孝行逆
相申達巡抚巡按官奏聞降勅褒獎刑部侍郎李士实者
昌人素有詩名及善書与李東陽交厚及致仕避寧王之害
居別郡王必欲招致未南昌因厚遇之遂為知己陸完者蘇
州人為江西按察使独為王所器重云曰陸先生他日必為
公卿士实完皆以心附寧王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間以
事革罷王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敢言時沃藩臬
景瑾虐害求退不得王因納賂于謹薦完与士实可當巡抚
都御史之任今吏部峯完為都御史巡抚宣府士实以侍郎
改都御史巡抚勳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為不称
改為僉都御史巡抚完家巨富厚賂瑾得陞兵部右侍郎瑾
之敗言官俞劾完首開賄賂之門驟正夙憲之職李東陽楊
廷和庇之得保全李士实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管事陸

完官至兵部尚書士突以老致仕瑾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
罷及完為兵部尚書王醇酒于地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
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与王歲時問遺不絕王問完欲
乞復護衛完答書頌以

祖訓為言伶人臧貧者有宥干

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梁儲楊廷和靳貴陸元輩皆
除結之以求固宥臧之婿司臧犯罪乞南昌衛軍寧王令臧
教習江西伶人歌亦因臧以通于吳毋親書寄吳輒稱為良
之美契良之美字也及是乞護衛贖金需銀寧藏於臧美家
分饋諸崔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室巨万打点
復護衛苟听其所為吾江西无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
密謀于錢寧楊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

廷試進士內閣官与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接

纒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典章為言事体重人合會官以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只請揚師付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何人也廷和與完俱宏知其奸狀會言官交章論護不可與遂共謀去宏譖宏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黃初及第且日乾清宮哭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以宏被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柔選入翰林久不認罪遂宏致仕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聞

武宗巡幸邊境納都督馬昂已嫁朱于官中心懷里謀陰養盜賊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金墮敬為巢窟四行劫掠王與民爭田不得必令盜屠其家官司莫敢問劉六劉七擾亂中原之后王愛為兵部尚書申明律禁不許噶接

賊情醜成大患督責醉切首府戒嚴巡抚江西都御史孫鏊
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係南康府
復為賊劫去兵部奏責孫鏊許逵縱賊責限獲捕等王恐
獲于已謀欲去孫鏊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保李孝行
孫鏊并巡按御史王金等轉奏乞朝廷嘉獎以固寇眷差人
載金定於臧美处分饋霍要後以書來命所差人曰事在司
禮監君与肖敬言事成即与陸公言急去孫鏊別用一都御
史來梁辰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奉时江彬
寃日陪太監張忠附彬与錢寧有隙言欲借彬以傾寧及是
孫鏊等奏至忠因詰于

上曰朱寧与臧美交通寧王謀而不軌 俞七不知乎素内称

王孝訊

翁不孝此称王早朝勤政訊

翁也。不朝也。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害捕校尉。投赴京。大監張銳。選入東廠。緝拏好事。銳信任之。往未揚廷和。及諸大臣家。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銳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絕之。御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為寧王拘。係甚苦。聞孫錄。寺奏保。王孝行不勝。忿播言。王必反。密謀于謝儀。求張銳為內助。諷言官論王不法。事儀言于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曷不早附。張忠。江彬。禁治寧王。為自安計。銳深然之。儀見楊廷和。欲復革寧府護衛。以免后患。又知江彬。寃盛錢。寧將敗。許共成。儀計儀與熊蘭。密以張銳意。托御史官。誰論之。張銳。張忠。江彬。等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勅褒獎。不可從。廷和票旨。曰。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繼巡官。助勸。雜章。論廷和。不與諸大臣。議擅專。差官。責諭。革罷。護衛。從中。密。外。廷。知。一日。晡時。兵部尚

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問曰適聞錦衣
袋衛宣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衙過廷和
宅入問曰適聞宣召崔駙馬何如乎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
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恠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
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泄
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且早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勅若
曰尙准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
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
曰以大事實實諭文武群臣而后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
和深恨不能遣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
意然后行廷和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不密而不可泄
者兵部因給事中孫懋易籟之言議選精兵操江為江西盜
賊設備䟽入函中日久累催不出先生盡力求批出兵部前

設脩兵之方无过此矣廷和默然初京師知崔元弼差往江
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
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
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同報曰崔駙馬等官差
程未矣後又聞宣召兵部不知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
大監肖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謂
此未為擒我也既罷宴密召李士实夜議所處士实曰事
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奉事乃夜集劇賊
吳十三等飾兵器明旦各入謝宴營帶甲露刃者數百人侍
衛拜畢王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真曰不知王曰太后有密
旨令我赴京鏃曰請旨看許達曰天无二日此是大義王怒
曰尚敢如此无礼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仍尽擒三司官
鎖粗係獄用布政司印信咨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

親王三司率兵之意給米募兵修理戰具夜以繼日十七日
王留中官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北出鄱陽湖令僉事潘
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叅政李豐持檄諭降吉安諸郡命叅
政王綸提督軍務為兵部尚書李士實為軍師督率護衛軍
并閔念四吳十三賊黨五六萬人盡奪官民艇万余輿蔽
江而下九江府開門納之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登城
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安慶者十余日先是江西南安
贛州通連福建汀州漳州廣東湖廣彬桂諸處徭獠出沒為
患特設都御史巡抚南贛防禦強殫然事桂不專兵糧死處
集兵致討則深入山谷羅兵招抚則又津出剽掠王守仁者
浙江餘姚人嘗奏劉瑾專權被撻幾死謫遠方駢丞後起用
陞都御史巡抚南贛時兵部尚書王瓊見

武宗遊幸豹房權幸縱橫天下尋事恐一旦變起倉卒无措乃

奏督率天下巡撫都御史申嚴律禁脩明軍政備禦非常以
有違慢即奏劾責治諸鎮聳然知奉法思患先巡撫南贛都
御史文森被命不起瓊劾奏切責森以病辭陸完與森同鄉
奏准森在家調治病痊起用瓊素有事托疾无事起用不可
遂罷免及守仁代森素有濟時才又見兵部督率嚴勵不可
偷惰乃上言乞听臣自由募兵積糧假以賞罰之權則盜可
息疏下兵部瓊深異之乃覆奏乞改守仁為提督軍務欽降
令旗令牌八面付軍前得便宜斬采所存賍稅官錢得自嚮
用數月之間得精兵四万余破徭賊斬首无算民得安生
後建議添設縣治為久長計民生立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
畢直見守仁累獲軍功欲與同事通于近倖奏之瓊執奏以
為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江西鎮守斷
乎不可 惟江西有警則听南贛徑往策應

朝廷從之特勅守仁得策應江西蓋兵部聞寧王蓄有異謀而陰為之備也至是福建軍亂廷議調守仁往福建撫定守仁已過吉安府趨南昌寧王知守仁將過南昌遣兵逆之守仁預知返舟值風順瞬息回至吉安入城遂令伍文定集兵守城守仁以前奉勅江西有事許調兵策應乃徧敷諸路奉義兵急遣人徵調南贛兵四万余就令南贛知府邢珣戴德孺領之兵既至向南昌破入寧王府其宮人并守城者皆自焚死遂統軍出出鄱陽湖襲王王聞南昌被圍弃安慶回救遇于鄱陽湖王尽散金室勞軍死戰伍文定為前鋒軍少挫守仁命立斬退者三十余人伍文定立舟上火焚其鬚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燃火焚之乘風火直入寧軍大軍繼之寧王并其妃妾氏投水王為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余李士寅亦獲為南昌人亂毆死守仁囚寧王於南昌待

命秦捷有曰人徒見曩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為御悉歸功于瓊且曰頌

陛下罷巡遊勤政務不然天下豈獨一寧王哉初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未得實奏曰待勘報的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瓊即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勅令王守仁自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為乎更宜遣大將七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時將官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策而

武宗又欲假親征南遊張忠見錢寧臧省等事敗又欲因此以邀功及守仁捷音至

武宗已出兵駐蹕良鄉令人追回捷奏待至南京另奏得陸亮

臧質錢寧蕭敬泰用盡明帝交通寧王往來書簡捕下獄籍沒家產蕭敬以 罰家二萬兩贖免

武宗崩楊廷和竊柄陸完奉用寺皆充軍王守仁雖封伯爵以南京兵部尚書不令赴 闕受封爵守仁連章辭免以為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人之善矣廷和竟寢不行且諷同鄉王珮論瓊緩兵不牽通謀宸濠欲殺之不果蓋寧王雖蓄異謀而未發實廷和激成之殺戮无幸十萬余人果有陰報廷和其得逃乎黨廷和者猶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以比晁錯云 双溪雜記

○主事閩人馬君思聰瑞州知府湖廣宋君以方皆死于寧賊之乱者甘泉為其詩序畧曰夫忠德之大者也功德之著者也不二其心而沉淵以報天子非忠乎寧殺其身以壯敵王之怖過方張之寇正人心衛宗社非功乎故死而无功君子

不謂全忠焉是故死以成功上以正忠則其為德也大矣有司覆上其事

天子曰宋以方忠節可嘉贈光祿卿廕其子賜祠額以旌之

○武宗崩時馬永成已死御史王鈞首論魏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以王導大義戚親比彬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秦用先因交通寧王下獄抄沒夫廷和票旨免死發南海子充淨軍谷大用張永皆降奉御南京顯任廷和壞亂新政任情賞罰非此一端 雙溪雜記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里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焰七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余家屋十余間席卷而去船十余舸墜地為葦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余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

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震澤長語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兩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盃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瓜金龍四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璫印一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震澤長語

○內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廡相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宣宗嘗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謂禁中无南向坐李曰東邊會食曷為南面彭又沮之會內送孔圣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禮太監至亦惟東西向正德初刘瑾崔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于殿之上亦

不敢正也故事太監迎之止花箋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余初入內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謹是後不知何如也

長語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諷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為規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瑾意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候官至閣下問之然后下筆故瑾益四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四其惡也

長語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人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万

長語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

官軍于內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
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為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
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
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長語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
羅皮張葺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
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長語

○追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已七十餘剛正有
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國家後簡我乃死矣後
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
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林城下使軍民橫惟鋒
縮者不知幾千人以至乃口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畧定忠毅之
言當國者可不念哉

荅塘詩語

此無所屬姑錄于此

附錄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

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改時闈宦共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
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于戈滿眼急江漢
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
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聞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
心壯憂惟白髮驚秘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畫

矣

荅塘詩話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李
君前下拜參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
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三原
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
以此規之毅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知以公在廣西
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大謀逆公上疏
發其事反為庶人所搆陷逮係詔獄瀕死者數夫內外為公
訟寃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
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乎乃以公
為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節感

上知逾愈自淬勵以經濟為已任知无不言上无不尽如疏薦
林見素之矣辨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无罪諫勿罪議大禮
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弛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
以是与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上求去既得請方抵家
即起為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无之日家无積餘无爵粟故
部使者訃奏称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其实也公平生議論
不肯附和詭隨獨議礼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

此設公為求進者恐不然乎俱同上

○古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悖非遠到之器也以我

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

七登進士少付楊一清亦以神童奉亦十七登進士今少師

楊廷和十二占揚鄉試少付折冕十八為解元費宏十九為

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不然也震澤長

○正德初彗呈掃文昌墓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璫出逐內閣

大率士刳健謝迂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莖諫无不被其

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同上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如雪若相聞者久之分為兩城人

馬湖上若攻城七中人應之明年奉藩叛王守仁率兵攻之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九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余石

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余兩戶口商稅

除折米米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九百七十九兩
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二百三十萬
兩雲南開辦三萬兩各鈔關船料四萬兩馬草折銀
二十三萬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
十三萬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
俸良三十三萬兩官軍折餉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兩官
府大同遼東陝西年餉共四十萬兩若有消息緊急奏計加
添四五萬或二三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盃水罐儀仗等用共十
三萬七千五百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
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王
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

十九萬六千余藥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小名吏五萬五千余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漕江寺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糧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余歲省糧儲銀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余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翰林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揚大年父為孝士請外至二云盡
自昔然矣 同上